

# 薩天師語錄 (三)

語 堂

薩拉士斯脫拉決心辭別河畔的涼風，跑到人聲嘈雜的市上。他跟隨羣衆走進一熱氣悶塞的珈琲店裏。在這熱鬧的廣衆中，他感到一種特殊的慰藉。

不遠的，薩拉士斯脫拉看見他前日遇見在街房演講的女士。薩拉士斯脫拉看見她糾糾的氣象，的確與馬車中『嘻嘻！嘿嘿！』東方文明之神不同。薩拉士斯脫拉又驚喜又憂慮道：她是我想見的新時代的產物。但是我希望她也是新時代之產生者。就可惜她不該不產！

剪髮的女士走到薩拉士斯脫拉跟前坐下。她對薩拉士斯脫拉說：

薩拉士斯脫拉！我知道你是返俗的高僧，是搗毀偶像的道人；你是一切蔑視之蔑視者，一切譏諷之譏諷者。我們希望你也搗毀一切壓迫女性的偶像。

我們要打破性幽囚的監牢，要撕斷性奴隸的桎梏。

我們要推翻貞女烈婦的牌坊，要摘下賢妻慈母的匾額。

我們要脫離寄生蟲的生活，也要卸去生育寄生蟲的責任。

我們要唱男子雄壯之歌，使柔順忸怩的男性完全屈服。

( 1 )

薩拉土斯脫拉！我們也願聽你的意見。

薩拉土斯脫拉忽露笑容說：

我的女孩！你的志願很好！但只是你的志願很好！

年輕的女郎！在你壯麗的聲容中，我彷彿聽見性幽囚的哭聲；在你蓬髮的底下，我似乎仍然看見性奴隸的面目。

這個哭聲與這個面目，就是你尚未得解放的徽記。你們已因輿論而憔悴，而且要病臥呻吟于輿論的榻上。所以我彷彿看見及聞見你們的哭聲與淚痕。

我要告訴你們解放的真術。我袈裟中隱藏一法寶，不輕易示人的，未知你能消受否？

蓬髮的女士道：薩天師，給我看你的法寶！是個什麼東西？

薩拉土斯脫拉說：唔！是一個小小的真理，他是怕見俗目的。

薩天師說：

性愛于男子是一種消遣，於女子已成了職業，這職業的招牌就是篋，梳，箕，帚。

性愛是男子的慰安，但是他是女子的生命，所以你及你的同性成爲性的奴隸。

性愛是剛強的。他是擇肥而噬的。你們太肥了。

因為你們整個投降于性愛，所以你及你的同性成爲性愛的工具。

男子是性愛的主人，因為男子的性愛是從午茶起的……

薩拉士斯脫拉說：

我願意替你們打斷一切的枷鎖，只是你們不能容納。我願意放你們翱翔于天空，你們養慣的籠鳥。

可憐養慣的小鳥，你們只會唱主人之歌。你們仍然要歸宿于主人的簷下。

在你們充滿着性奴隸的憤慨的腦海中，你們尙未忘掉你們主人的印象。

在你們自由戰爭中，你們已經唱頌揚監禁你們者之歌。你們仍然以與男性平等爲最高的標準。

與男性平等，這是你們最高的榮耀。而且你們頗已羨慕男性之平胸與不產。

( 3 ) 薩拉士斯脫拉說：就是你們的胸已平，你們也無過做男性之投降者。就是你們真正不產，你們也只是男性之投機者。

我願意看見新時代的女子，——她要打破束縛你們自由的桎梏——男子的好惡！

( 4 ) 我願意看見新時代的女子，——她要無愧的標立，表現，發揮女性的不同，建造新女性于個別的女性之上。

但是我的希望是徒然的。我的說話也是徒然的……

年輕的女士起立向薩拉土斯脫拉辭別，辭別之時，她微笑的說：

薩拉土斯脫拉！你的確是個男性，而且是老年的男性！今晚的話的確使我聞所未聞！

誠然我要以我情人的好惡為轉移，因為我要完成愛情的使命！薩拉土斯脫拉！……

但是薩拉土斯脫拉已經起立，撫摩她的頭額說：我都知道！薩拉土斯脫拉都知道！

回去執你的篋，梳，篦，帚！

我所愛的少女，夏娃的嫡系！你已經說老實話！我愛你的老實

薩拉土斯脫拉如是說。

# 龍潭之役

徐鶴林

祇要我澎湃的腦海中，還漂着一葉記憶孤舟，我永忘不了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長所縷述的龍潭作戰的經過。

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長說：

「祇要我兩月負責的嘴唇，還沒有被邪惡世風吹變成兩塊巖石，我永遠要把龍潭之役所遇到的所見到的報告于同志們之前，好教同志們知道戰爭真是萬不得已的事！」

那天半夜時分，我們被鐵甲車運到一個離龍潭車站不遠的小車站裏。在這小車站四圍，盡是暗黑的原野與陰沈的夜氣。我們自家的步隊，接連連地從車站走過，他們走進車站的時候，還是荷着槍挺着胸走的，但一出車站，便偻着腰驅進行了。他們真守紀律，一點語聲也沒有，一點步聲也沒有，一點槍械相軋聲也沒有！

( 5 ) 遠處響着疏朗的步槍聲，驚破陰沈的空氣。我那十六個電報生當中，有幾個在默默嘆息。我心裏知道他們怯弱的靈魂一定被這種殘酷的緊張的殺氣駭癡了！我生恐耽誤大事，我柔聲促他們動作。

( 6 ) 東天剛才微明的時節，附近處也發現槍聲了，不久，槍聲由疏而密，不久，槍聲由密而急了。天呀！激烈的戰爭快要開場，人類和平的證券，統統在戰神面前扯碎了！

我哩，我的軀體守候着發電機，我的耳官伺候着接電鈴，我的眼睛管理着電報生。我當心夠了！敵人儘一夜的時間，從十二圩地方，整團整旅整師的偷渡過來，渡過來後，立刻佔據了幾個車站，立刻佔據了重要山頭，立刻挖斷路軌，立刻割斷電線。所以聯絡滬寧兩端的步隊的責任，便完完全全由我們做無線電報工作的同志擔負了，我既然是這一大隊的隊長，我的責任自然更重了。同伴們看得清清楚楚的，祇要接電鈴一響，我便倏的跳了過來，于是上海步隊動員的報告，鎮江步隊包抄的報告，統統從我手中拍出來，然後由電報生或是傳令兵飛送到指揮官手上去，或者，我們的指揮官飛送來一紙手令，我便立刻蹲身在發電機跟前，運用我熟練的指頭，將手令譯成電碼，拍報給另一位指揮官了。我呀，我才忙碌夠哩！

挨到中午時分，大屠殺終於開始了！曠野彷彿活動起來，刺叢間，籬簇邊，邱陵下，田塍上，都顯得有模糊的黑影帶着蓬騰的灰塵追逐着躲藏着。而喇叭的呼喚聲，砲彈的炸裂聲，官長的發令聲，士兵的吶喊聲，馬的奔馳聲，車的搬轉聲，聲聲從悶人熱風中傳達過來。尤其駭人的，要算迫急砲的鳴聲了，凌諸聲而上，曠野遠谷都生了回響，江濤湖波都起

了共鳴！

我從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戰場，極可以使彼此任性殺人！並且也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天氣，這樣熱這樣美的八月底的初秋天氣，火一般的陽光晒得戰士們的血越益沸騰了！

我無時無刻不當心着我的職務，但我止要抽得出一分鐘的餘閑，我便架起巨大的望遠鏡，登在站屋的半壁上面，躲在紅色鐵皮保護之下，窺視那炮煙如雲霧一般瀾漫的戰場。

這便是我一營所得的：三四十個佩三色帶的兵士，提着長槍，偻着身軀，分頭向一個峯頂奮勇進攻。我正感着莫大的慰安與莫大的痛快的時節，我突然看見峯頂樹叢間透出幾道紅的閃光，於是這些上山的勇士，便彷彿紙人遇着疾風似的，統統翻身倒墜下來。我一點不撒謊，雖然距離有十多里路之遠，但他們飲彈時的喊叫，兩隻膀子的亂舞，鮮血的噴射，我至今還相信，我是聽清楚看清楚的。戰栗幾乎使我從屋壁上面跌下來。我深悔自己站在安妥的地位，看別人讓別人在那邊死！

( 7 )

其後，我還看見一排一排的勇士，冒着彈雨，繼續衝上這個彈烟如霧的峯頂。我不忍多看這瘋狂的戕殺，我不願再看這肉喂炮的游嬉，我只好一面垂頭做我分內的工做，一面帶着低聲的祈禱，祝勇士們勝利呢。

( 8 ) 忽然，事勢越緊張起來了：只見見羊羣一般的隊伍，擁擠地填補到前線上去，指揮官揮灑着滿面的汗汁，趕在後頭，連聲狂喊：

——前進！前進！

——衝鋒！衝鋒！

——殺啊！殺啊！

我立刻懂得我們自家的陣線已瀕險境了！我重復攀登屋壁，重復捧起遠望鏡眺望：原來我們自家的戰隊已在密集的彈雨之下前進，已在橫飛的砲彈之前狂奔。敵人的砲隊，已分據在幾個邱陵上，紅燄燄的一切砲口都已明明白白地朝我們放來。許多砲彈落在同一地方，使我們的隊伍成一血窟；後來的砲彈落在血窟上，使破裂的肢體橫舞空中。前衝的隊伍倒身倒下，後排的兵士即奮勇補上。團長們，師長們只是匍匐着，前進着，揮趕着，狂喊着，……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物，算來只有這些大無畏的革命的戰士們了！

但是趨勢已成，所以，末了，我們的陣線移退數十米突！

昏夜時分，炮火方始緩和下來。A軍長，C指揮，W師長，都帶着滿身的泥污奔進我的車站裏，一奔進來，我這個電報機旁邊就立刻變成小小的軍事會議廳。大家都承認今天陣線



的搖移，是步隊欠聯絡的壞影響。大家更嘖嘆犧牲的巨大，爲最近戰爭所未有。說時，恰巧海軍拍來一個動員助戰的報告，於是大家又復相信消滅敵人止是明天一天的工夫了。

大家一面傾聽着斷續的炮聲，一面咀嚼着粗硬的麵條。指揮官們一忽兒奔出去巡一巡防線，一忽兒又奔進來談一談明日應決的戰略。領到睡覺命令的弟兄們散臥在車站內外的硬的地面上，久戰的疲勞，弄得他們夢中也起喘息。全個黑夜，除了料理我的職務之外，我却統在凝想中挨度過來：我凝想到那遺棄在肉堆中的重傷者痛苦輾轉的幻影，我凝想到那交鋒時中彈者與世喊別的慘聲，我凝想到那熾熱的鉛彈溶流入血管時的真實痛味，……及至我凝想到大殺人的悲劇就要在太陽跟前重復演現的時節，我的熱淚便情不自禁地從我又重又疲的眼皮之下滾出來了。

第二天，那遍體傷痕的黑暗剛剛如同醉人似的蹣跚跚向西天跑去，那五彩斑斕的光線剛剛從東邊輝耀上來的時節，一聲尖銳的喇叭聲，就又把戰士們引到可怕的炮火中了。砲彈的炸裂聲仍然與遠谷共鳴着，煙火與塵土仍然如濃霧一般的蓬騰着，革命的戰隊仍然前仆後繼的進攻着，敵人仍然如惡獸一般的抵抗着，……這裏，我應該趕緊報告幾句：我那電報機中的小電燈，就是我們公認爲無線電的靈魂而每盞價值在七八百兩銀以上的M，T，真空

( 10 )

管，在第二天中午時分突然炸裂了一套，（三盞）在下午四點另八分的時候又繼續炸裂了一套。當第一套炸裂的時候，我同電報生們的臉色都變成慘白，大家帶着顫抖的語聲圍繞在這斷氣的燈殼旁邊，就彷彿帶着低聲的哭泣圍繞在戰死的勇士的屍邊一樣。及至第二套炸裂時，電報生們都真的失聲哭起來了，我呢，我噙着眼淚起了大聲的喘息，跑跳在電機旁邊變成一個瘋狂的漢子，……我的天，三套小電燈已經這麼接連連地炸了二套，而我們無線電在戰場上的關係又那麼重要，……我既然是責任心十分發達的男子，我當時就兀自決定：最後一套炸裂的時節，就是我拔起手槍擊碎自己頭顱的時候了！

這天，我們的戰局得了新的發展：軍艦遊曳在十二圩附近，截擊住敵人的後路，二架飛機迴旋在空中助戰着，鐵甲車掩護着自家戰隊衝了幾次真真令敵人膽寒的鋒。雖然有架飛機的翅膀中了敵砲，連忙帶着顛蕩的樣子飛奔回來，然而敵兵死在飛機炸彈下的也就夠償我們昨天攻山的損失了。雖然鐵甲車衝鋒時也受了幾顆猛裂的炮彈，破傷處翻出一塊褐色的內臟，然而陣線竟得跟牠進展不少。而且，我們這邊所有的步隊同鎮江那邊所有的步隊都已切切實實佈成一個厚而有力的大圍線，我們的飛機，我們的炸彈，我們的炮火，就如同神鬼組織成的經緯網，那怕敵兵生翼，也免不了做被捉的竹鷄哩！

( 11 )

第二天第四天的戰爭，我們完全取包抄的陣勢，敵兵衝突到東邊，我們就回擊到東邊，敵兵盤踞至西邊，我們就會勦至西邊……不過，我得仔細補充幾句：敵人確確實實是帶了莫大的野心，頑蠻的勇氣，充分的軍實，與周密的準備來的。當敵人炮隊所佔據的某個峯頂，被我們勇敢的戰士用整排整連的肉軀阻擋住牠炮口的毒焰而達到衝上峯頂的目的，並且將敵隊包圍的時節，敵人遂照例揚起白巾來了，及至我們的勇士上前繳械時候，敵人竟突然舉槍掃射起來，上山的勇士們統死在這個毒計下，而這個毒計就立刻傳遍我們的軍中。其後，繳械時的嚴厲，甚至於勝利之早日取得，統可以說是這個毒計激發我們的。

天呀！那最後一盞的小電燈皺眉鎖眼似的恐嚇住我，四日四夜的疲勞一步逼緊一步地壓迫住我，我的兩隻眼球都充滿血液了，我的脊背發冷發熱了，我變成一個暴怒異常的兇徒了！A軍長勸我躺下休息，我只是搖頭，電報生偷靠在站壁上瞌睡，我大罵他是糊塗蟲，傳令兵不把電紙握在手掌心，我高聲咒他該死……所有潛伏在我骨髓裏頭的粗獷的性情，簡直統統洩露了！諸位想想：戰爭竟使一個和藹的人變成一隻野蠻的猩猩，戰爭不是可嘔的嗎？

從第五天中午起，敵人的隊伍已經零零落落地被我們分頭圍困了。到這時節敵人才懂得

( 12 )

所有橫衝直撞的抵抗，簡直同舉起拳頭敲鐵門一樣無益，於是我們的戰隊，吹起戰勝的喇叭，一批一批地動手收械了。我喉嚨裏幾乎想喊了起來，並且神經裏也有一種責任完畢的快感，而我亦委實不能再支持這無了期似的工作了，就一頭倒在荒廢的站長室裏的地板上睡覺起來，我理應同副隊長握握手，向電報機道聲晚安的，我都忘記了！

我不知道我的睡眠經過多少時候，我只知道我一醒來我就向默嘿嘿的戰場奔去，一奔到戰場上，我就自問：我應該為戰勝而笑呢，還是應該為這許多屍首而哭？那第一槍響起時所驚散的烏鴉都回來啄躍在肉堆上，蒼蠅們都帶起牠們的家小興高采烈地來飽餐美味的人肉。邱陵下，田塍上，籬簇邊，磚石間。都堆疊着許許多多缺手少足的破頭爛額的屍體，這許多屍體，薰炎在高度的暑氣中，蒸發出一種不可耐的惡臭。打倒的樹木，燒焦的牆垣，毀壞的茅舍，僵臥着的張開黑口的各種大炮，在苦惱的熱陽下，跳躍着一種吃人的黑影。屍堆中，我發現到：有餘氣未斷，兩唇在顫動着的，有負傷太重僅能呻吟，連匍匐的力量都沒有的，有失去一手尚能在血窟中掙扎着弄得血淋滿身的……。衛生隊擡着帆布床，忙來忙去，便是專為收拾這些半死者的，掩埋隊荷着掘土機件，跑東跑西，就是專為埋葬所有屍首的。我看到衛生隊士掩埋隊士的腳踝上都染滿血污，手臂上也是血污，衣袴上也是血污呢！

有一個屍體勾住我的眼睛。他的後腦，很像我的好友F營長。他面朝地，兩手分開如十字形一樣的俯臥在血染成的紅毯似的灰塵上。我自言自語說。我願意同戰死的朋友握手。我盡我的力量迅速地翻轉他，我立刻就大哭了：

——F兄，是你！你已犧牲了！……

我從來沒有這麼痛哭過。我知道戰死的人不能有什麼遺囑，我檢到他的新婚戒指依然套在手指上。他的新夫人一定還在祈禱他早日凱旋呢！報告他戰死的消息的責任一定就在我身上，……我奔回了。……

同志們！我回想龍潭的經過，就覺得完完全全同昨天的遭遇一樣，所以我縷述起來，也就不覺這麼嘮嘮叨叨哩。而今我的熱淚又復淌出來，我望革命早日成功！我祝和平早日實現！我更願我們的無線電報永遠為戀愛的男女而設哩！」

過隊長說過後，所有龍潭戰事爆發前後曾經使我憂傷過的，使我掛念過的，使我咒罵過的，使我顫抖過一切難忘的感觸，於是統統復現出來，縈迴旋轉于我神經中樞了：

( 13 )  
平日在新都佔據了一份體面食器的高貴先生們，什九彷彿鬼靈似的，于龍潭戰事前數日，就先知先覺地走開了，所以滿載男女的汽車，滿載行李的雙輪馬車，接接連連地從饑風

( 14 )

門奔到車站去，以致火車廂中堆疊着的擠抱着的盡是活氣息的大小肉軀！有幾位血性青年，跑在街上，流着汗汁，揮着小旗，大呼：「死在一塊！」「同志們留下來！」……但是那里有回響？那里有效驗？想止住這千萬顆潰散的心，簡直如同止住潮水不令退落一樣不可能！

無須向各位再說，第一炮響起之後，計算留在南京的自然是一半不懂事的朋友了！商店哩，關着，女人哩，躲着。軍隊哩，整團整師的調動着。我和幾位朋友，覺得生活在這充滿炮聲的危城中，一切苦惱的景象統值得永遠痛念的，於是携手照機出門攝影的主意，我們便打定了。江邊已用沙袋堆起低低的城壘，壘脚跟散站看執槍的哨兵，哨兵們帶着嚴厲期待的晴靈瞅着對岸。一望無垠的江面，冷淒淒地一隻船筏也沒有，一條木片也沒有。城內獅子山炮台接連連向對岸發炮，炮彈從頭頂橫飛過去，與空氣磨擦成一種不可比擬的怪響。原來我們已身臨火線了，我們當時真禁不住股票呢！我們得到哨兵的許可，我們就憑着沙袋攝照起來。一霎功夫，一顆炮彈從對岸射擊過來，穿過一所高房子的圓屋頂，落在離我們三米突遠的一畦鬆軟的菜地上，幸而不曾開花，因此只使我們臉色慘白了一下。我們知道已給了敵人龐大的目標，我們就只有第一個動作是趕緊攝照，第二個動作是趕緊拔步退回呢。

最後一炮響過之後，將士們都帶着滿身泥污和汗漬凱旋回城了。歡迎的市民擠擁在街兩

邊，唱勝利之歌的戰士們就從這熱烈的市心中大脚步走過來，「國民革命軍萬歲！」的歡呼聲，使得玻璃窗片都震動了。

末了，整千整百的光頭赤足的俘虜解到了，他們被連縛于又粗又長的蔴繩中，帶着又飢餓又污穢又畏縮的神情顛蹶地走過去，于是市民忽然肅靜起來，大家都爲了過甚的忿怒的感情噎住了！

朋友們，這豬獠一般醜一般多的俘虜，算得我們的戰利品嗎？不，不：龍潭之役的榮譽，簡直是一條包鉛的大皮鞭，抽在軍閥的心靈上，給他們一種痛苦不已的感覺，那末，這就是我們數千烈士的熱血與頭顱所換得的止當的戰利品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是國家興盛的靈魂，各種進展的有生命的淵泉。

——真真領導我們向前進步的，還只有科學的發明和應用！」這部

# 科學的改造世界

便是對於使世界改造的各種重要發明和創造，加以詳細的敘述

作者的目的是：

- 一，使一般人了解帝國主義者屢次慘殺我同胞所用的是什麼武器。
- 二，現代交通的利器怎樣使人們互相接觸得容易怎樣促進文化。
- 三，現代科學怎樣激發人智。
- 四，使讀者感覺科學的必要，感到科學是人類共用共進的武器，尤其是處在重重壓迫之下的我們不可不急起直進！！

作者用講述故事的方法來敘述，趣味濃厚，引人入勝，凡要求真知者，希望了解，世界之奇觀者，尤其是熱望民族解放者，都不可不讀此書。

李元著，實價六角。



# 未完

廢名

四火本來在乾順猪肉店裏捉脚。猪肉店的夥計分二等，一是掌屠刀的，稱師父，一則叫捉脚。捉脚，等於打雜。猪從象戶的猪窠裏趕出來，以至抱上肉凳——已經不是猪而是肉了，都只有捉脚的賣氣力。不但猪正在殺的時候要他捉猪的脚

四火姓王。他也有三間茅屋（他只有一個嫂子，姪兒三個，又太小，茅屋，所以口頭上人家都說是四火的茅屋。）堂屋佔了一間大的，居中，有天地君親師位，有王氏堂上歷代祖宗，有九天東廚司命，剩下的是一條總是發財了。但都等於無有，因為烟塵。然而到底是紅紙。烟塵等於無有，因為都是，反而不見。四火總是偷油而已。偷油也確乎發財。捉脚偷油，算不了什麼，猶之乎裁縫偷布，你自己莫談國事——這當然是打一個謎兒猜猜，叫你小心。偷油，當然是偷猪油。猪油貴，故舉之以概其餘，所偷尙不止此，猪腸，猪血——總之凡屬猪的，但除了猪糞，無所不偷。（按，猪糞別有偷者，不過不是在這場合，蓋與胡適之先生拜金主義的拾煤渣。老婆子相仿。）

乾順有兩位主顧，與乾順同在一條街上，都是堂客——似乎無須聲明，顧主而是堂客，

( 17 )

未完

一七

( 18 )

其爲寡婦無疑，一張氏，一趙氏。這個卻得首先聲明：猪肉店的顧主分兩種，（指象戶而言，吃肉者另算。）一賣毛豬，這就是說以豬賣，經了經紀的手秤他一秤，趕出門算乾淨，只付錢來；其二，活豬不過秤，宰了再秤，豬腸豬血象戶拿回去，不計斤兩，而油也當肉秤，秤了也准其拿回，扣總數。前者豬一斤錢二百四，後者肉一斤錢三百。張家大嫂同她的五歲的小姑娘，吃不了什麼，「拿回來倒不夠分人！」也何苦讓人家儉？計豬一隻，趙二媽計肉。她有兩位令郎，大的不過十一，而另有女婿。而且，趙二媽自己愛豬腸。而且，「省吃省喝，餵一隻豬，吃他一個便宜油！」——那裏有三百錢一斤的豬油賣呢？語云，「有錯買的，無錯賣的，」那麼反正這裏是該屠戶吃虧。

閑話少講，且說四火。四火，不待說，是歡迎趙二媽的。趙二媽的狗兒，也格外歡迎四火。他一天不上學了。殺豬是天剛破曉，頭一天晚上四火來把豬趕了去。狗兒跟了豬尾巴叫：「哈哈，真會捉！」非指捉豬脚。豬不捉不去。趙二媽遠在一旁喊：「莫把我的雞趕跑了！」雞飛狗跳牆。趙二媽寂寞得很。狗兒通宵不睡也行，趙二媽要他早點睡，還要再三說：

「明天早晨不用我叫罷？」

「一天光我就起來！」

說着比一比手勢，簡直要一大爲天。

「他不秤得平平的，我就說他爲屠戶！——你想他不爲屠戶罷？」（「他」是指陳七叔，豬經紀。「你」非是指媽媽，當然也不必說不是，是泛問的口氣。）

「多嘴！這你也管得了？——人家幾時不公平？爲屠戶？」

但先是一巴掌。不公平就爲屠戶，非爲屠戶乃爲狗，趙二媽的大意實如此。

「你只要看四火，眼睛莫離開他。」

狗點頭。但又是——

「四大哥他不偷我的油。」

又一巴掌

「你曉得什麼！！？」

狗又點頭。

終於還是趙二媽輕輕的拍狗屁股——

「狗，狗，起來。」

未完

( 20 )

一面替自己梳頭。

狗一夜做了豬夢。懵懵懂懂的，但根本上知道不是叫他起來上學。睜開眼睛——燈還沒  
有吹熄。

當然非昨夜的燈。趙二媽今天起來點的。

有子萬事足：趙二媽望着她的狗走近乾順的門，吃一點虧似乎也是可以的。

豬主照例必得去，正如別的買賣一樣，三人當面，——合經紀三爲三。陳七叔本來兼做  
狗的乾爹，不知怎的，有一年之久狗兒擅自取消了，大有闖下了滔天大禍之勢。他聽了些什  
麼流言？——這個太出乎題外，帶住！簡單一句：孩兒若去說公平，倒把爲娘掛了心。

「狗。」

張七叔先到了，端了煙袋向狗兒打招呼。

狗不答。不答即是不承認乾爹。

「我們殺豬，你來幹什麼？」乾順的師父問。

「我不來，看你敢不敢殺！」

這個殺，是一刀把豬剖開。早已不是捉腳的時候。豬刮了毛掛在鈎上。師父那麼說，屠

刀捏上了手。

「當然不敢，回頭我說五十斤，你說一百斤，那我可賠不起，你乾爹也賠不起。」乾爹的掌櫃說。

「七叔，今天不要做乾爹呵，公平公平。」師父真是行其所無事，且剖且說話。

「乾爹不吃飯！」

陳七叔鼻子裏一句。

這個，可難解。而且，乾爹的話，狗兒絕對不聽。豬經紀當然靠屠戶吃飯。

師父歇了一歇手，瞄七叔一眼，可不是有意來耽誤工夫。是那麼一個眼色，彷彿說趙二媽太吃虧！

狗兒兩眼不離開他的四火哥。四火蹲在那里守候，默無言語，——耳朵可聽？說時遲，那時快，四火盡豬之所有而空之了，就以他的懷抱。

「你媽媽叫你來看四火，怕他偷油，是不是？」

又是師父說。

狗兒嗤的一聲笑——

未完

二二

「不是。」

一跳跳到四火的脇下去了。

「尿胞呢？尿胞呢？」

「等一會，等一會兒就是，我說給你就給你。」四火口若懸河，——說得快。

他們兩人昨天預約了，預約豬的尿胞。尿胞這東西——是的，著者幾乎忘記了，既不經秤，又沒有聽說那一個象戶拿尿胞回家，大概都是捉腳的拿去做人情。

狗兒就鵠立以待。

「我說給你就給你。」

四火又一句。他到底不是師父，未免手忙腳亂。

「我有一個好尿胞，給你，要不要？」師父說。

狗兒就掉一掉頭。又回轉去，扯四火一下——

「給我！」

「不要急，等一等。」

狗兒又如命，——四火哥突然拿什麼向他手上一塞：

「好罷好罷。」

狗兒喜出望外——正是豬尿胞！眉飛色舞，對乾爹也笑了幾笑。

連忙又光顧他的四火哥，——不見四火。

四火在大街上。店外街旁，放着一個大木盤，四火傍着木盤翻豬腸。兩匹狗，伸了舌頭，傍盤舐，甚且舐到了盤子裏去。非是舐豬糞，豬腸子裏翻出來的豬糞。屠戶的狗——一匹是乾順自己的，其他一匹不詳——吃不到豬糞頭上去。

「狗！狗！」

四火踢狗，狗絆了他的脚。

狗兒捧了尿胞來了。

「四火哥，我吹不起來，你替我吹一吹。」

他以為四火一定比他吹得大。剛纔刮了毛的豬就是四火吹得那麼大，——他一晌佩服四火哥吹豬。

四火不願狗兒而說：

「你看，我一手的糞——*fer*！拿回去，叫你媽媽給一根線你，吹起來用線把牠纏住，

拋球玩。」

( 24 )  
這個狗兒自憐爲之。*“ter”* 所以喝狗，狗又近來了。——我們且把，們留在街上來談別的。

王二嫂，四火之嫂，係一個收生婆。一天，她「三天」回家，——三天的種類不一，死人有三，做新娘子的有三，王二嫂的三天，是誰家的毛頭生下地三天了。她又去，去把毛頭洗得乾乾淨淨，拜天地，拜祖先。未拜之先，乾淨了以後，王二嫂一手握了兩個雞蛋：

「滾滾頭，頭戴頂；滾滾腳，腳穿靴。」——毛頭如是丫頭，是不是同樣的穿靴戴頂呢？不詳。總之這兩個雞蛋滾來滾去滾到王二嫂的荷包裏去了。這里且遙接一下，她三天回家，過

張媽媽門口。張媽媽與四火爲鄰，是擺攤子的，賣花生，賣煙捲，賣鹽雞蛋。一見王二嫂，張媽媽笑迎道：

「回來了。」

（這里又得聲明：明明白白的「回來了」，是著者寫的，張媽媽是一個「咬舌」，回酸若肥，餘類推。）

王二嫂趨而赴之。



張媽媽站起來，儼然知道是要辦了她的耳朵來就她的話。王二嫂就咕嚕咕嚕了一大堆。更一句，但已經冷落了張媽媽的耳朵，聲音嘹亮——

「媽媽，你說好笑不好笑？」

媽媽連聽連點頭，但實耳邊風而已。張媽媽只擺攤子，不管閑事。方其耳邊話時，王二嫂連說連眨眼。

「喂——」

險些兒忘記了，一聲「喂」，一手插進荷包，掏出來——張媽媽先看見，兩個蛋。

「媽媽，你就只把四十。」

媽媽一眼看破了蛋，然後——

「晚上把。」

「不忙，不忙。」

王二嫂望見她的刺癢來了，第二個「不忙」已經開步走了。

張媽媽放在鹽水裏浸他一浸，是一百廿。鹽蛋六枚一個。

王二嫂要吃晚飯，張媽媽來了。

未完

大痢癘小痢癘團在那里吃桌子，——捏了筷子佔了祖傳的一張方桌的三方。

王二嫂尙在廚房，廚房即王二嫂的房。

「媽媽，你來了？」

王二嫂雙手端出一鉢。

「豬血。」

張媽媽自己告訴自己。

痢癘的筷子一齊下去，張媽媽似乎一無所見，筷子亦似無聲響。

「把葱？」

張媽媽眼見葱，葱亦鑽鼻子，坐着的是大痢癘坐的一條凳。

「把了一點葱。媽媽，你嘗一嘗。」

王二嫂一看是空手，趕忙去拿筷子。痢癘都是各管各，不過大痢癘助了小痢癘一手之

勞。小痢癘拿得筷子起，取筷十不夠。

「媽媽，你嘗一嘗，——就只曉得吃菜，去端飯！」

下半句當然是喝痢癘。媽媽接了筷子，

「好，好。」

多了一塊東西，「好」卻要算張媽媽最分明的咬出來。

「沒有打醬油，把點醬油怕好一點。」

「好。」

此一「好」時，嘴裏又只有舌頭。孔子曰，「富而無驕易」，貧而無諂蓋難。

或曰：張媽媽是饒；諂者王二嫂，她要賣雞蛋。姑聽之。

張媽媽遞筷子於王二嫂，——王二嫂是不由己的接過來，因為沒有一句再嘗，湊近張媽

媽的耳邊。此回屈了一點身，亦不十分入耳——

「媽媽，簡直流了我一身冷汗！這堂客，一連兩胎——云云云云……你說好笑不好

笑？」

與之連接——

「不忙不忙。」

張媽媽拿出了「四十」了。雙鈔兩枚。

大痢瘋連忙掉過頭來，但筷子不放手。

未完

掉過來痢癘挨一栗——

「吃你的！」

鑿了痢癘，手插荷包——王二嫂。

「……………」

爲王一見龍心寵，

兄封國舅妹封在桃花宮。

內侍臣擺駕上九重……………」

在外四火是也。只有三個痢癘沒有聽。

「四哥回來了。」

「四火，店裏回？」

張媽媽打招呼，四火則已進門。

王二嫂迎上前去，四火一手遞阿嫂。

「油。」

王二嫂的眼睛告訴王二嫂。聽見，只有張媽媽，她與四火之間是王二嫂，她以背向她，

爲她遮了四火。

王二嫂風車一般的車進廚房，——看官將着急，問能有幾步的路程？曰，王二嫂半夜三更起來小便，固亦如踏腳踏車之踏其文明脚，而茅司——圍桶而已，尙在圍以內。在先就介紹過，圍內亦卽廚房。

「四火，幾時替我也留一點，你賣麪館賣多少錢，我也出多少錢。」

張媽媽同四火當面講話。

「你們總以爲我得了好多！你看，分到我名下就只有這一點。」

說話時一吊猪油不知掛在那里，但張媽媽實看見了，這一點實在不多。

四火是酒醉回來。

「未完」本來應該在這裡，四火的故事尙未完也，但不知要到那一天纔能夠把牠完起來，因爲著者忽然心灰了，——這是說沒有興會往下寫，開始就想不出好題目，題目又不可沒有，樂得這樣顛倒一下。

又，這是實話。

二月二十一日，於茅司見山齋。

未完

二九

北新書局 進

出版的 化

新書 概

論



此書係美國

郭兒探原著

，凡關於進

化，遺傳，

優生……等

問題，討論

得十分詳細

，共分二十

六章，內容

充實，譯筆

淺明，用為

高中教本，

為最相宜。

半

四角

每冊實價

張百良譯

美國 Conter 著

# 鄉學期中的回想五篇和一條不相干的長尾

## 巴

經立

### 惡作劇

澧溪這塊窪地，雖不見得「人傑」，而「地」却算「靈」的了；我家不知那代老祖就卜居於此。并且還有兩座巍巍然的宗祠，和許多鄰衆的茅廬瓦屋，鱗次而櫛比着，羣來爭此潮溼蒸發的「旺氣」！我在這裏面真涵養得夠了，到得學齡，還只是竊在大祠裏唸書。——自有生以來，一住十六年！不過在「當時此地」，也很發生了些趣事，趕我得暇，却願意寫出；趕你得暇，也不妨看看！

話說那塊兒有茅廬，不錯，這是很可注意的！位置在新祠的右側，那裏面有一位主婦，是鄰里馳名的潑婦，她不但和分爨了的妯娌，時因小是非大起吵罵，就是和她的丈夫，也常是鬧得怪兇。好像她對於人世間的一切，全沒些愛意流露；有的是怨妒，是詛咒。所以在我們小孩子看起來，也着實不滿她。

(31)

這一天下午，當我們三五人在圍坪裏正玩得熱鬧的時候，忽然跑來一隻小雞，我們都說

( 32 )

是她家的，合力地亂趕，牠急得往陰溝裏竄，我們就搬個夠大的石塊，墊住牠的出路。黃昏來到時，茅廬裏的空氣就漸趨緊張了。她發覺雞埕裏少了她的「黃雞漢」了！她於是到屋前屋後去兜尋，長間短的「啾啾」呼聲，頻頻傳到我們的耳鼓來。都眉開眼笑地覺得快樂！有的還細細地發言：「這雞不知道聽見她的呼喚嗎？……哈哈！……」我連忙搖手，阻止他再說，怕要走漏了消息。

「啾啾」的呼聲，終歸於沈寂了，想是她完全付之失望了罷？我們正要鬧散來，進行別種玩藝，突然間叮哆一聲震響，倒把我們驚呆了；繼起的又是一片吵罵聲。我們忙跑出牆外，遠遠地窺着這種破天荒的詛咒法。她端坐在大門前，右手揮着菜刀，在砧板上空斫；前面還薰着三支香！只聽見「叮！哆！賊公！賊婆！……叮！哆！人家畜的雞，該是你吃的麼？……叮！哆！天老爺要有眼睛呀！……叮！哆！叫他吃一個，死一個！……叮！哆！吃一雙，死一雙！……叮！哆！賊公！賊婆！……叮！哆！……」這樣大江滔滔似的新奇詛咒，惹動了不少的聽衆，我們更竊竊私語：「全罵着她自家了！」即刻家家都叫吃晚飯了，不是母親叫得緊，一定要等着看個究竟的。那知趕忙用過飯後，她還是起勁的鬧着呢！

明天來到，我們都同意，願放還這隻小雞。這晚上她一定有特別的喜歡了！不過我們無



從知道；因爲她不會昭彰懺悔過呵！

### 先生厲行「共產制」

我進學後一年，就可以說得交上了好運了；因爲那古舊的祠宇，裝修成新式的國民小學了。請來的先生，也很帶幾分洋氣。那年的小朋友也特別的多，——多到三十餘人；霸霸一堂，真個快樂！而且書本又換做「圖多字少」的「新國文」，大家競賽着認字描圖；又學會了些有音有節的歌。於是想到人家慣談的「逃學」，不免要笑那些人是傻子了。

實在，太好也有太不好；這先生新訂出來的校規，終覺得討厭。最是不准帶果食一條，爲碍更大！做母親的從沒有這樣看重她的孩子，時時牽進房裏，嗦嗦地塞些東西到衣袋裏去。叮囑道：「好！快快地去上學！」那決不是「好！快快地去玩」的時候了。自然我們只有陽奉陰違，祕密地懷着，避着先生的眼睛，細細地嚼着，吞着。耳外一有聲響，就很警覺地昂了頭，閉着嘴，活像偷吃的鼠子似的。以此被破獲的竟少到沒有。

這一天，不幸的事情，却落到那位小朋友身上來了！他帶的是炒黃豆，這是多麼危險的東西！要吃必得嚼；要嚼必定響；不響只有不吃。物在袋裏，自然齒癢，所以「破破！……擦擦！……」的聲息，隱隱地自那方傳來，弄得我們都時打野眼兒，急得暗吞唾沫。他也活該，

( 33 )

( 34 )

總是低着頭，顧着自己的口腹，毫不留心外面的情形，簡直是匹蠢駝鳥！等到先生站在他桌邊，「嘎！你吃甚麼？」的逼問，他才驚得手忙脚亂，紅着臉，沒話說。先生又進攻，「你吃夠了，也該讓些我吃！」伸手直找他的袋口，他也只好半推半就的受罰了。先生替他完全取出來，分給我們每人一份。我們真吃得得意！而那位小朋友還是竄得發呆呢！我想，他回到家裏，一定要提起這事，在母親懷裏大哭罷。

這確是懲一警百的刑罰呀！自從這事發生以後，誰也不敢再帶果食進校門了；因為眼看着先生瓜分自己的所有物，是多麼受罪的事呵！

### 許生的藝術

可惜的，是許生早已死了。——要是他還沒有死，我想，他也一樣會受制於現社會，不能繼續發展他的天才，使我們驚奇，長久勿能忘記，如他幼年時所給我們的印象似的罷？

許生是如此調皮的一個學生，他從不肯貼他的靈魂在書本上，先生講解過後，他只跟着大家哼着，——齒痛般的哼着，聽不出清亮的字音來；因為他要照顧着手裏的紙製人物，一件件都得修飾好好的，以便課餘供大家的觀賞，博得同聲喝采的歡喜！他的功課，總是難令先生滿意，他也不介意先生的責罰。的確不是好學生；但在我們看來，却是不可多得的小朋

友了。我們多少開心事，幾乎都發源在他身上。他受了先生無神論的影響，敢於用牛糞拋向遊方儼神，這事把鄰里的人衆都驚倒了。他又贏了我們的東道，曾在黑夜裏繞壠一過。他曾攀上丈來高的石碑，站在上面習徒手和金雞獨立。總之，他是一匹駭人的野馬。大概他也已有十四五歲了。

然而最深入我們的記憶的，却要算他的藝術品。他愛剪描人物，自然這是俗套，弄多了也沒趣。後來他到河畔去掘取紫泥，拿來捏成備體的小人兒，坐的，臥的，立的，不一而足。恰巧那時候已有螢火蟲黑夜遊弋，他撲來許多，嵌進泥人的眼眶裏去，雙目炯炯，儼如霸王的虎視。我們看了，真樂得要死呢！他又曾在田缺裏捉得蝌蚪，養在水缸裏；忽然他覺得這沒意味，抽出刀來切去蝌蚪的尾巴，再放到缸裏去。次日早上，他大聲的叫：「噯！快來看！快來看！蝌蚪變成蝦蟆了，牠要跳出去呢！」

### 男女同校

男女同校，在我們貴國，是如何新奇而多阻力的事情呵！然而在敝鄉，也許禮教未徧，夙尚蠻風之故罷？居然在十年前就實行過了。——可惜於今反趨式微，只有女孩子進學堂門的。自今教育部新令公布後，這事就常使我想起，情趣也要幻大攸長。那活活的一幕全景，

( 36 )

一憶即在心頭出現。每番慢摺手指，半數半憶着她們，喚起那快將消逝的印象。她們是——童一貞，林——（可惜我竟記不起她的名字了），葉素貞，林雪貞，周之德和？？，沒有了，就是她們五位。但在這個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十的鄉小學，不可不說是盛極一時了！她們有的是嬌小姐，有的是許配了人，有的是新配了人。她們到齊了的時候，講堂裏的空氣，也特別的變做暖融融香芬芬。女子真是花！我們這些小孩子，也爲着她們更樂得雀躍哩！她們都不是很拘謹的俗品，除周之德有些閨女羞態，及常常撫着小脚叫痛外。童一貞是最時髦的了，她和林——年紀較大，兩人合坐一高桌，她的衣着很合時樣；她的脚幾近天足；她的髮編成一個兩掌大的蝴蝶，翩然地落在額前。有一回，同學某用臭丸滿擦她的書桌，她一近桌前，聞到這種氣味，趕忙退到丈來遠！皺着眉頭，蹙着櫻唇，連叫：「討厭！討厭！」這真是一種惹人神往的仙姿呀！呵！女郎的美呵！

光陰易逝，一瞬就是十年多了。我知道她們都已做人家的賢母良妻的了！至今猶播騰人口的，只有童一貞出閣時自動的行入轎內，（註：鄉俗是待人背入的。）和林雪貞與夫失愛，跟着其他戀人跑了！不過她雖名聞四境，是惡聲不是芳聲呵！聽說她却能夠担得起毀譽。後來曾一度回到母家，——爲是她的祖母鐘愛甚至，訪問得寄信去的。——面着人竟沒一些羞

怯哩！

### 既逝的童年

像現在這種枯窘的生活，着實有幾分難耐；每想到兒時光景，拿來比較，如何不頻添悵惘呢？唉！燦爛的花時過了！過了！意志薄弱的我，總是迷戀着去回味：誠然，那是怎麼一種生活！相與周旋的，都是如自己一般天真的小朋友們，只有無邊的親愛，沒有成真的嫌怨，已算是難得的樂園！況在一己方面，也無往不表現着「稚人深致。」說是唸書，應該對於書籍紙筆，特別珍重；然而櫃內的物件和擺布，却是這般奇異：一眼看見的自然是新國文，國文下面是字書和雜紙，雜紙下面就是祕密窟了！慎藏着的是羽毛美麗的毽子，粗紙疊成的衣物，大大小小的陀螺，和一些不得而名的竹頭石塊！我深深地記得，幾回在母親面前要求給與一具鎖鑰，就是特地爲着保護這樣東西而發的。到於今，我可還有這種閒情麼？可還容許我有這種閒情麼？我是枯窘極了！

( 37 )

曾經說過：「一渡過長江。一渡過黃河，止息在這寂寞的古城裏，……」的確，是夠寂寞的啊！——然而豈止寂寞？有時視官所感，或者聽官所感，簡直叫你惡心！幾乎

鄉學期中的回想五篇和一條不相干的長尾巴

一切的一切，都如劉基買著的柑子，不管裏面恁地醜惡爛污的事實，外面却要儼乎其然地表現得特別堂皇！我們看着這些，真比甚麼都難過。好在不久也就找到一位孤芳獨秀的朋友，那就是我親愛的語絲。牠架子既不臭，話自然也來得直道；是是非非，感到了便說；牠不會說屎是香的，醋是甜的，來粉飾彌縫，竊取什麼仁者之號，君子之稱！因此我愛牠的程度，幾增至不可復加。讀完一期，又焦候着下期。每當星期六日下午，就要走望大學號房一次，如果失望還來，到得明天早上還要一去再去的。（這在大學門前的一株電桿，可作見證的。）不料讀過第一五三期後，一星期過去了，一天：一天：又一星期過去了！第一五四期終不肯見。只好走一回北新，呃！北新關了門呢！我才猜想到語絲的命運：牠一定是非命而死了！這猜想不久便證實了。我心裏的惋惜和惆悵，如同新喪了戀人。而寂寞的不斷襲來，尤時起懷念之思！那一天，懶懶地走進大學圖書館，看見有位同學拿着些厚的薄的雜誌之類，一瞟眼彷彿某冊上有語絲二字，但外形已改觀，剛萌疑惑，眼睛却釘住了死看。的確是牠呢！這時內心的狂喜，教我如何去描繪囉？旋即在那位同學手下取過一冊，翻看目錄，翻看啓事；愛好到缺了一堂正式的課，把牠借來細讀，這是次日的事。以後想再去借，休想借得着。呵！只要語絲不死，我的

寂寞感就不會很難耐罷？不過牠雖見厄於北國，却更英發於南中了！這裏於我倒是一椿最大缺憾，想購買時很非易事；以我現在的經濟情形，即定閱半年，也難節省出這筆款子。所以心裏總是茫然若有所失，不獲寧貼。今天忽而妙想天開，以為篋中很有存稿，何不抽一兩篇寄去，效昔智者「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故智，要是編輯先生視為可登而登之，不妨接着一個要求：我要酬答！願將在滬發刊的語絲寄我一份。半年全年，則與文章評價有關，並無爭執；但總希望接着在京停刊以下一期起陸續見惠。條件倒弄清了。尚待根本問題的解決。我愛的語絲喇！這番能否有緣聘你？不消說，「納采」之敬，是薄着呢！嗚呼寒工：貧着腦子，又貧着錢！

一九二八，二，一七寫的。

##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新書

### 嚴威的官判裁

朱 溪 譯

這裏是兩篇世界名著：一是高爾基最大的傑作：——我的旅伴，又——就是法郎士的大著：——裁判官的威嚴。後者是寫法律對於小民的殘酷，前者是一個滑稽而又陰森的故事，作者在末後點睛道：「——那會做我四個月的旅伴的人……：給我許多在聰慧的哲學家的鴻篇巨製中所找不到的（東西），因為生命的智慧往往比人的智慧更深刻更汎廣。

實價四角半

### 由猿羣到共和國

科學與人生觀這個問題，曾在中國論壇激起熱鬧的鬥爭，而終于未有結果。我們現在謹敬致獻這本「由猿羣到共和國」于國人之前，請大家來看看科學到底能不能解決人生觀這個問題。

本書原著者爲丘淺次郎，譯者爲馬庭英實價五角



# 隨感錄

## 一〇七 否定的否定

白木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計算，專求文學的全與美，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他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他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創造週報二，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

「藝術是藝術家自我的表現，再無別的。」——同三一，鄭伯奇新文學之警鐘。

「不僅覺醒了的心靈在要求精神上的糧食，即困苦中的靈肉亦在渴望精神上的慰安。人類將漸不信物質問題的解決為一切問題的解決，他們由自己所召致的物質的困苦解脫時，他們將更要求藝術的薰洗。」——同四一，成仿吾藝術之社會的意義。

(41)

「藝術界裏面有許多的人的藝術被別人稱『為藝術的藝術』，他們尤為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集矢。這也不能說是公允的事，既是真的藝術，必有牠的社會的價值；牠至少有給我們的美感。」——同上。

( 42 )

「出自寒微的 *Proletariat* 的作家呢，當他們未享盛名以前，他們當然是民衆的朋友，然而當他們在藝術上的地位漸高，思想與技術漸進，他們已是窮措大，便不能再是民衆的朋友了。」——同四七，成仿吾民衆藝術。

以上是創造週報裏面的話，我覺得說的都很對的，但是，朋友們，莫忙！還有後文呢：

「我們如果還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的責任來，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而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衆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衆爲我們的對象。」——創造月報九，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呵，「一個社會的現象必定有牠所以必然發生的社會的根據」，觀念——即世界——的發展進程是正，反，合；所以創造社的思想也依了這種「否定的否定」乃由「低級的進至高級的運動形式」了。從前有人笑梁任公的「昔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戰」，却不知這是「正，反，合」的定則，真是冤屈了他老人家了，原來這是黑格爾（照梁任公譯爲黑智兒）的辯證法呀！

正；？

反；『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衆的用語。』

合；『我們在以一個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爲主體，以牠的「意德沃羅基」爲內容，……』

考證法：接近農工大衆的用語爲否定，故否定的否定爲奧伏赫變意德沃羅基。一說，此係黑格爾貴國的農工大衆的用語，故接近之；非。

正：？

反：『開步走，向那醜陋的農工大衆！』

合：『23.11.16于修善寺』

考證法：修善寺 (Shuzenji)，村名，在日本伊豆達磨山東麓之谷中，係有名的溫泉地。有修善寺焉，屬於曹洞宗，一名桂谷山寺云。否定爲向那醜陋的農工大衆，否定的否定自應必然地開步走進將被奧伏赫變的溫泉場去也。或云，修善寺疑係上海左近的貧民窟，查與唯物史觀不合，疑悞。

( 43 )

附記，上文所引悉見創造月刊第九期六至七葉，革命文學家成仿吾先生文中。

## 一〇九 兩位革文家

白木

聽說上海灘上近來大流行其革命文學，除創造社大本營發行三種定期刊外，春野書店又出有太陽月刊，其主席蓋係蔣光慈君云。現在所謂革命文學既然時髦，多出幾種刊物，以期舊日文藝市場之早日「奧伏赫變」，固然極好，所可疑者，成同志既「于修善寺」之「布爾喬亞」溫泉場發出「開步走」之命令，大曝露其小資產階級的惡根性，蔣同志又因光口之名干犯忌諱而易其尊名為光慈，未免有臨陣畏蕙之嫌疑，以之担任革命文學前衛的職務，前途豈不暗淡？本來成同志對於文學之 *ignorance* 在同志們中也有定評，這回當一名政治部宣傳處主任，單講革命，胡亂寫些文章，貼在牆上，那也未嘗不可，蔣同志原是可以做小說的，何妨老實做他的小說，將來會有進步成功的日子，論說大可以不作，名字更可以不改，而乃也去跟着人開步走，難道也想走到修善寺去麼？大眾要知道，這修善寺乃是非同小可的地方，不是有錢有閑的資產階級是走不進去的呀！

在這泥古不化的國度裏，偏偏新花樣特別多，然而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仍不外乎耍些老套頭。前幾年，我是曾經起過自殺之念，因為我自己覺得對於世故人情知道得太多了。但是越活下去，越感到自己淺薄，實在並不會懂得世故人情；這倒救了我的命，想多看看新花樣——看這泥古不化的國度裏究竟有什麼出奇的新花樣。就是我來到這裏，大半也是懷着這種心情的，老實說罷！

這裏的江寧鐵路上的機車，無論拖出城去，或是拉進城來，永遠倒着走的，自然是以我所見的爲限。開倒車，我是知道的，但親見這樣的圖畫，則不能不感謝這裏的世界。我不敢說這就是這裏的世界的照像，却也沒有否認的勇氣。如果有誰要行脚此方的，而又有閑情逸致，我首先領他去觀這個平常的奇蹟，免得他莫明其妙地糊塗，對於這裏的世界。沒有對這深味的人是沒有對這裏說話的資格的。

倘若還有餘勇，不妨沿着鐵路走去，向左，向右，往前，往後，都無關係，便可以看見許多一口氏滿門殉難處」的石刻。這顯然是告訴你我們的前輩先生們所玩的把戲，也就暗示我們或者我們的子孫的結局。我疑心無論那家門口無形有形之中都是豎着這種石刻的，因爲哥哥是某黨，弟弟就有嫌疑，應該坐監獄的例子，不是已經有了麼？株連九族，殺却全家的

( 45 )

( 46 )

事實特別在中國毫無消滅之望的。

標語的力量是早已有人表示懷疑過；在別處，我不敢說，在這裏，的確並不像懷疑者的想像，不但有力量，而且很大。如果不嫌厭倦，我很可以找出許多例子來，但爲證實起見，L君等的例子實在是少不得的。

L君等是坐過監獄的，在半年以前因爲非某黨在H地受過標語的攻擊，但出獄來到這裏以後，他們的命運仍然未改，不久又受到嚴防的標語的威嚇。時間地點雖是改換了，他的受到的攻擊却適成相反的。其實，這還不算玄妙，江蘇大學的東牆上貼着「請中央逮捕共賊某某」的標語，牠的西牆上同時喊着「擁護青年領導忠實同志某某」的口號，而某某正是一個人。青年革命家也真難做，在那面，被稱爲青年領導，而這面却被指爲共賊。打倒與擁護齊喊，但讀到力量上，擁護是抵不過打倒；否則，L君就不至於再嘗模範監獄的滋味了。

監獄雖稱做模範，但並不比普通監獄待遇犯人更好，或者在牠的外表的修飾上，和不講衛生上可被稱爲模範吧？所以L君等進去休息了三天，臉上就憔悴得像臘人一樣，然而他們都是有愛人的，這是怎樣使他們的愛人難堪呵！有愛人的人是不能坐監獄的。

必要的手續自然搜查房間，搜查去的證物是中華書局出版的蘇俄新經濟政策，批了放屁

( 47 )

兩字的名人講演集，和柳氏父子的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據他們事後清理，西裝大衣也少了兩件，大概也拿去當證物了。我真不得不佩服公安局的大人先生之聰明和細心，蘇俄新經濟政策 and 某黨有關，那是顯然的；罵名人放屁，而名人又是「員」字號的朋友，其為反動；也是顯然的，但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是怎樣變做證物的，恕我的腦筋簡單，當時猜不出來，現在也還未猜出。如果不妨穿鑿附會，大概是由於蘇曼殊的蘇字和蘇俄的蘇字相同的關係吧？那末，我們就回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的罪狀的時代了。

於是乎營救，審判，吃苦，結果總算滾出監獄以外。L君等這時已經對着愛人笑呵呵地，早忘記這些事了，然而我却有些害怕。在這另一個「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的罪狀的時代，我們不到五十歲的青年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進監獄。我之所以限定五十歲者，因為到那時，我們也會被擁為忠實同志，革命導師，大可以我驅我策，放青年們進監獄去了。然而我這這末年輕，二十四歲；如果有眼淚，我真要怕得哭起來，我也是不願革掉自己的命的。

新奇花樣恐怕以後還有，我還是沈默些好吧？

一九二八，三，二十，首善之區。

( 48 )

「『Chinoiseries』」

載瓊

中國現代的雜誌，價格在半元以上的，怕只有那一本「中國寶貝(Chinoiseries)」的美育雜誌吧。真的，那是「寶貝」，我們看見了它的價格便知道。

一張很鮮麗的封面，作者的署名隱隱約約的(也許是我見到的一本是特別的)是一個「洋」畫家，我們應該收下它來算中國寶貝」，我們的主幹是極端的醜鄙中國的，一百四十六頁的那樣精厚的紙張買買也得若干。況乎上面印的是仿古體，和那些「洋」畫家的傑作，「洋」音樂家的手呢。還有幾篇中國的「洋」化過了的文字，那些至少是「中國上上上的寶貝」。還有，幾位同我們的主幹合影過的藝徒的傑作。還有，其他，總之是傑作而已。(連用三傑作，意似猶未足。)中國的繪畫和音樂，誠然，是「藝術太無精采」與「醜的事物居多」，這樣一本「美育」雜誌是不能叫那些來點污的。我們中國自己沒有精采的，美的東西產出，而今日之下居然我們得到一本華文的那們些傑作的彙集，一飽眼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主幹和他的苦心與勞苦功高。我們更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主幹絕不因爲自己「洋」化過了而忘情於這醜陋的故國，惠然的「深望」將來能多找出些美的分子來，而這



一次的來不及多找，我們爲了他的熱心應該根本原諒他。

關於繪畫，我是門外漢，羅丹而至於金髮的傑作，有的以爲是悅目，有的以爲是有趣，有的等於參觀模特兒，像我如此的看，說欣賞來得時髦得多，圖畫法我未嘗不承認簡直是侮辱藝術，然而那是沒得法子好想的。體態美，我比較能欣賞，呀，你這個僮夫，自己在咀咒。音樂家的「洋」手，我很虔誠的想「細味」一下子它們的「剛柔」，而結果我是失敗了，呸，你太無福！

電影和舞蹈當然與「美育」有密切的關係，姐呢斯(Ruth St Denis)和史璜生(Suzanne)在中國的不朽已根基於她贈照於我的主幹和她的化裝時。書法這個東西，在這種年頭，自然無所謂「醜」美，祇是名家便無往不美，無往不不「醜」，無往而不可貴，此半農博士所以榮膺三座而「得附絕技以不朽榮幸之至感荷之至」的「弟」先生之屈在首座也。組雲譚者之附驥，又可於見苦心。

華林的烈火，及主幹的『神話』&『藝術』等等，除了我應該介紹給大家這一個「&」的反「愛斯(s)」外，我復何言。

( 49 )

我們的主幹的一篇「中國寶貝」譯作 *Chinoiseries*，分談中畫、影戲，西洋畫，性學

(5) 問，文藝出版界，舞蹈，音樂，戲劇，生活無美等大問題。問題雖這們許多，而其結論如一，曰，都不好。除了有幾個替上海各日報作插畫的，和一二個使他不失望的例外的明星，

和中國舊戲的服裝的奪目等點外，中國便整個是垃圾堆中的有資格者。」

同性戀歌的直率與狂縱也是我們應該領略的。在其中表現了作者偉大的人格，其人格幾與他所不齒的「洋博士(狀元吧)」的一樣的偉大。

末了，還有一句忠告，就是，凡看過民國十五年申報國慶增刊的請免看神話與藝術，以避一稿兩讀之嫌。

——呵！中國得救了！從此中國的「生活有美」了！

三，一五，光大。